

一个跳高教练的生涯

作者：杨文永

(上接本报2020年7月10日第B4版)

十九、站好最后一班岗

第二天下午，Suzette终于被释放了。经她的叙述以及从Rice警察局的了解，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昨天上午10点左右两名Rice警察到田径场巡逻，正好看见Suzette在田径场上慢跑，于是上前驱赶她出场。Suzette没有离场，而是向他们说明是我的学生，并说是教练让她先进场活动的。但警察认为条文上明文规定，非本校运动员如要使用Rice田径场，必须有本校的教练员在场，因而他们执意要Suzette即刻离场。但这位固执的学生不听，于是警察要她出示证件。那天她刚好没带证件，她也不说明原因，拔腿跑向我的办公室。Suzette说，她这么做是想找我为她作证；而警察则认为她企图逃跑，于是两名警察合力追捕。其中一位强壮警察一手抓着Suzette之后，来了一个摔跤动作，把她从他背上重重摔在地上。然后两人把Suzette按在地上，给她戴上了手铐，押上汽车直接送去了监狱。Suzette本来髌关节及膝关节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经一年的调整好不容易逐渐好转，如今被警察这么一重摔（右臀部先着地），她的髌关节又一次受伤，而且反应很大。

在英联邦的运动会上她忍痛参加比赛，成绩仅达13.48米，获第四名。这次的事件对她打击很大，警察粗暴的执法行为也引起不少人的不平。有人为她出主意，让她请律师控告Rice大学警察局的警察粗暴执法，致使她髌关节受伤，影响了她的运动成绩。Suzette经过考虑后决定请律师起诉Rice警察局。她向我提出请求，要我出庭作证。一听到她的这个请求，我第一反应是摇头拒绝，因为我担心我的英语水平不好，在法院内讲不清楚，会影响案情。但众人劝说，我是她的教练，是最合适的证人，我有责任向法院说明当天所发生的事实。于是我答应了Suzette的请求，去法庭作证。为了不出差错，我提出需要一位翻译。出庭的那天，我在Dawn的陪同下去了法院，开庭前见到了翻译。我向他简单介绍了我发言的内容。他是香港来美国的老翻译，他安慰我不要怕，关键是要讲真话，不可讲假话，有了这一点就不会出差错。他的话大大鼓舞了我。开庭后我竟然跳开了翻译，大胆地把当天的实情向大家叙述了一遍：首先我承认我不应该把门的钥匙给Suzette，请她先进田径场做准备活动，我有错在先。但执行时警察太过粗暴，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就把手铐铐在Suzette的手腕上，把她摔倒在地，致使她髌关节受伤；在押人去监狱的路上，必然会经过我的办公室，如果待人持认真负责的态度，只需顺路去我的办公室，证实了Suzette的身份即可解决此事，完全不必把她关押在监狱内过夜。这种轻率不尊重人权的执法行为，引起不少知情群众的不满。最后经过法官及陪审团审议之后，宣判Rice警察局败诉。事后我听说Suzette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的赔偿。然而她却因为髌关节的伤，过早宣告退役。

这次意外事件让我深切地体会到，美国是个法治

的国家，无论大小事情，我们都必须奉公守法，不可掉以轻心，否则会惹祸上身。在法庭上我看到了法官与陪审团共同审判了该案件，而这些陪审团的成员都是从普通公民中挑选出来的。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其实我也曾收到过法院给我发来的通知书，请我去法院担任陪审团的成员。我很想去体验一下，但担心我的英语水平胜任不了这个任务。最后我用语言有障碍为理由推托了我该尽的义务。这次上法庭作证，让我亲身经历一次美国式的民主，使我没有留下遗憾。

五、站好最后一班岗

自从2001年世界锦标赛结束之后，因为Kareem离开了Rice大学，而Dawn又受了重伤，我的工作一下子减轻了不少。校方虽然也招了几位跳跃运动员交给我训练，但他们的先天潜力及身体素质远不及Kareem和Dawn进队时的水平。跳远的，一般在7.20米-7.50米；三级跳的水平更低，约在14米-14.50米。经过四年的培养，跳远成绩有一位达7.94米，获NCAA室内田径锦标赛第二名；另一位跳7.92米，获NCAA室外田径锦标赛第五名；一位三级跳远选手跳出16.25米，获NCAA室外田径锦标赛第五名；另一位三级跳选手最高成绩曾达16.50米，获分区赛冠军，不过后因膝关节有伤，成绩再也无法提高。

此时Davidson教练因为夫人得了癌症提前退休，总教练由一位年轻中长跑教练担任。他年轻有抱负，因而有限的奖学金就很少用来招收跳跃运动员，于是我组的运动水平又往下降了一个台阶。那时我已年过70，早过了退休的年龄。本该告老退休，但我热爱我的事业，舍不得离开田径场。一想到退休后整天呆在家，无所事事，内心就感到不自在，有时甚至会产生失落感。于是我在2009年从Rice大学退休后，又留下了三名运动员，准备冲刺2012年伦敦奥运会。其中有男子跳高运动员Cedric Norman，1980年出生，过去在大学最好成绩为2.29米，但因左脚踝关节有伤大学毕业后最好成绩只有2.15米。他身高1.88米，不算高，但弹跳力非常出色，是我带过的所有运动员中弹跳力最好的——双脚原地过竿能跳过1.92m。另外他的协调性也很好，我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人选伦敦奥运会的希望极大。不过他也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缺点：起跳脚的踝关节有伤，训练不系统；他已婚，育有三岁的儿子和一岁的女儿。他为人正派，是位有责任感的好丈夫、好父亲。他是一位全职电脑工程师，每天工作八小时；妻子在大学行政科工作，所以家庭的锁事很多。这诸多生活中的事情使他无法专心训练，几乎每星期都会因家中有事而请假。我常常对他讲：“你结婚太早，不然可以成为很优秀的跳高选手。”尽管他面临很多困难但他主观很努力，所以一年之后在美国田径锦标赛中跳过2.29米，获得全美男子跳高亚军，达到他本人的最高水平。由于上面所述的两个致命缺点，他最后选择放弃。我很理解他的决定，如继续坚持下去，他会垮掉。

另外两位都是女子跳远选手。一位叫Alice Falaiye，1978年12月24日出生，来自加拿大。她是Rice大学女子田径队跳远运动员，身高1.67米，体重124磅，跳远最高成绩6.63米。她在Rice学的是教育，毕业后在休斯敦一家小学当老师。她在中学时就开始练跳远，最高成绩达6.40米，被称为天才跳远运动员。可能离她的目标——参加奥运会还差很远，因此在小学放学后她仍赶来Rice训练。毕业后的第一年，她仍跟着Bevan教练练跳远。第二年由于Bevan教练提升为女队总教练，工作忙没有时间带她，于是她请求我带她训练。那时我刚好手下的兵不多，于是就收下了她当徒弟。她从2004年11月9日开始跟我训练，那时她已经26岁。除了年龄偏大，她还有很大的缺点——协调性很差，除了跳远，其它体育项目她一概不会。而且在适应新的训练方法和手段上，她也要比其他运动员花更多的时间才能适应。但她也有优点：训练刻苦、态度认真。我最欣赏的是她不轻于放弃的坚强个性。所以头几年她的成绩进步很慢：2005年-6.64米；2006年-6.67米；2007年-6.67米，练了三年她的成绩只提高四公分，但她不气馁坚持练下去。终于在2008年她的成绩提高到6.76米。那年刚好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她达到了A级参赛的标准（6.72米）。

6月26日，Alice在加拿大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拔赛，及格赛她仅跳一次就获决赛权（6.45米）。第二天的决赛，她第一跳就跳出6.76米（创造个人新记录），最后一跳是6.74米，并荣获冠军。但加拿大国家队的负责人却宣称，6.76米和6.74米的成绩是在超风速的情况下跳出来的，所以她虽是冠军但却没有达标。她必须在7月25日之前跳出6.62米（奥运会B级的标准），方可代表加拿大出席奥运会。

7月11日，Alice赴纽约参加另一场比赛。这次的风力为1.6米/秒，符合标准（风力不超过2米/秒）。她跳出6.70米。这次她总算可以入围加拿大国家代表队了！比赛后Alice为了答谢我，高兴地表示她愿意出机票邀请我作为她的私人教练共赴北京参加奥运会。听后我也感到格外高兴。

然而正当我们沉浸于欢乐之中时，比赛的两天后加拿大那位负责人打电话告诉Alice，说比赛的地点必须在欧洲方可承认——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难道纽约的运动设施、场地条件、裁判的水平不及欧洲？而去欧洲的旅程费，加方一律不负担。经过几场大强度的比赛后，Alice已精疲力尽，同时也没有闲钱买机票去欧洲比赛。最后，Alice不得不放弃。事后我才明白，加拿大的官方或是国家队的教练员在与Alice争名额，Alice是在美国训练的，如果在实力上不占绝对优势，那么加拿大的教练们当然希望选派在本国训练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于是想出各种理由把身处美国的Alice挤掉，换成他们所选的运动员。我内心深感不平，但却无处申诉。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